

民国大师文库

(第一辑)

中国通史 (下)

吕思勉◎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民国大师文库

(第一辑)

中国通史 (下)

吕思勉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吕思勉中国通史：全2册 / 吕思勉著. —北京：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3. 10

(民国大师文库)

ISBN 978 - 7 - 5502 - 2141 - 3

I. ①吕… II. ①吕… III. ①中国历史 IV. ①K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53173 号

吕思勉中国通史

作 者：吕思勉

选题策划：北京三联弘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：喻 静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海德伟业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720 千字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52.5 印张

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502 - 2141 - 3

定价：86.00 元 (上、下册)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010 - 65793116

第三篇 近古史(下)



第一章 南宋和金朝的和战

第一节 南宋初期的战事

从南宋以后，又变做异族割据北方，汉族占据南方的局面了。其和两晋南北朝不同的，便是后者的结果，是汉族先恢复了北方，然后统一南方；前者的结果，却是占据北方的异族，为另一异族所灭，而汉族亦为所吞并。

从南宋到元，重要的事情，便是：

- (1) 宋南渡后的立国，及其和金朝人的交涉。
- (2) 金朝的衰亡。
- (3) 蒙古的建立大帝国，和他的侵入中国。
- (4) 元朝的灭亡。

如今且从第一项说起。

宋朝南渡之初，情形是很危险的，其原因：

- (1) 这时并无一支可靠的兵。当徽宗时候，蔡京等利用诸军阙额，“封桩其饷，以备上供”。北宋的兵力，本靠不住；这一来，便连靠不住的兵力，也没有了。（靖康时入援，以陕西兵多之地，竭力搜括，只得万五千人。）南北宋之际，大将如宗泽及韩、岳、张、刘等，都是招群盗而用之；既未训练，又无纪律，全靠不住；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，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；

其结果，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。

(2) 这时候，到处盗贼蜂起。只要一翻《宋史·高宗》的《本纪》，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一二年间，（公元1127至1142年）天下二十六路，每路总有著名的盗匪数人或十数人，拥众十余万或数十万，（这种数字固然未必确实。然而其众也总不在少数）剽掠的地方，或数郡，或十数郡。其次也拥众或数万或数千。这都是徽宗时多行苛政，民不聊生；加以北方受了兵祸，流离失所的人，起而为盗，再去蹂躏他处的原故。（此外还有（1）溃兵和（2）团结御敌、（3）号召勤王之兵，屯聚不散，而又无所得食，也变而为盗的）

这样说，国家既无以自立，而又无以御外；纵使当时的金朝大举南侵，宋朝却用何法抵当？然而南宋竟没有给金朝灭掉，这是什么原故？

金朝本是一个小部落；他起初，不但无吞宋之心，并且无灭辽之心，前篇已经说过了。所以灭辽之后，燕云州县，仍肯还宋。就是同宋朝开衅以后，金人所要的，也不过河北、河东，所以既得汴京之后，就拿来立了一个张邦昌。

金兵既退，张邦昌自然是不能立脚的。于是请哲宗的废后孟氏垂帘。（二帝北狩时，太子和后妃宗室都北行，废后以居母家得免。）康王构，本来是到金朝去做“质”的。走到半路上，为人民所阻，退还相州；开大元帅府。及是，以孟后之令迎之。康王走到南京，（归德府如今河南的商邱县。）即位，是为高宗。

高宗即位之初，用主战的李纲做宰相。这时候，宗泽招抚群盗，以守汴京；高宗就用他做东京留守，知开封府；又命张所招抚河北，傅亮经制河东。旋复罢李纲，召傅亮还，安置张所于岭南。宗泽屡疏请还汴京，不听；请留南阳，亦不报；李纲建议巡幸关中襄、（湖北襄阳。）邓，（河南邓州，今南阳。）又不听。这一年十月里，就南走扬州。读史的人，都说高宗为黄潜善、汪伯彦二人所误。然而高宗不是十分无用的人，（看下文便知。）纵使恢复真有可图，未必怯弱至此。这时候的退却，大约因为汴京之守，不过

是招用群盗，未必可恃；又当时的经略河北、河东，所靠的，不过是各处团结的民兵，也未必可靠之故。（据李纲说：当时河东所失，不过恒代、太原、汾晋、泽潞。河北所失，不过怀、卫、潞、真定。其余地方的民兵，都还团结，为宋守御。当时派出的傅亮、张所，手下并没有兵，大约就是想利用这种民兵，以拒敌。然而这种兵，并不能用正式军队，以御大敌的。后来取消经略河北、河东之议，大约为此。至于急急乎南走扬州，则大约因为金兵逼近，北方不能立足之故。）

金朝一方面，到这时候所要经略的，还不过河北、河东。对于此外地方的用兵，不过是剽掠主义。（也可以说是对于宋朝的膺惩主义。当时就使灭掉宋朝，大河以南的土地，金人也是不要的。）公元1127年，七月，宗望死了，代以宗辅。（太祖的儿子，熙宗的父亲。）这一年冬天，宗辅东徇淄青。分兵入襄、邓、唐、蔡。（这支兵，是逼高宗的。高宗所以不敢留居关中、南阳。）明年正月。因高宗还在扬州，而农时已届，还师。宗翰的兵，于七八五年冬天，入陕西，陷同华、京兆、凤翔。明年，留娄室屯驻，自还河东。公元1128年，七月，宋朝差王师正到金朝去请和，又以密书招诱契丹汉人，为金人所获。金太祖诏宗翰、宗辅伐宋。于是二人会兵濮州。十月，进兵。（合两路兵以逼高宗。）明年二月，前锋到扬州。高宗先已逃到杭州。金人焚扬州而去。五月，宗弼（也是太祖的儿子。）就再进一步，而为渡江之计。

宗弼分兵攻蕲、（如今湖北的蕲春县。）黄，（如今湖北的黄冈县。）自将兵从滁、（如今安徽的滁县。）和、（如今安徽的和县。）太平（如今安徽的当涂县。）渡江，逼建康。先是公元1171年，七月，宗泽死了，代以杜充。杜充不能抚用群盗，群盗皆散，汴京遂陷。高宗仍用他留守建康。宗弼既渡江，杜充力战，而韩世忠不救。（见第二节。）杜充遂降。于是宗弼陷广德，（如今安徽的广德县。）出独松关，（在如今浙江安吉县西边。）逼临安府。（杭州所改。）高宗先已逃到明州。（如今浙江的鄞县。）宗弼遣阿里蒲卢浑从越州（如今浙江的绍兴县。）入明州。高宗从昌国（如今浙江的象山县。）入海。阿里蒲卢浑也以舟师入海追之三百里，不及而还。于是宗弼“哀所俘掠”，改走大路，从

秀州、（如今浙江的嘉兴县。）平江（如今江苏的吴县。）而北。到镇江，韩世忠以舟师邀之江中，相持凡四十八日，宗弼颇窘，旋因世忠所用的是大船，无风不得动，为宗弼用火攻所破，宗弼乃北还。这一次是金朝南侵的极点。从此以后，金人再有主张用兵的，宗弼便说“士马疲弊，粮储未足，恐无成功”，不肯再听他了。这是用兵的计画如此；宋朝人以为他给韩世忠一场杀怕了，不敢再说渡江，这是犯了夸大的毛病。（参看第二节）

以上所说，是宗辅的一支兵。（金朝的左军。）其宗翰的一支兵，（右军）则以打平陕西为极限。先是高宗既南渡，用张浚做川陕京湖宣抚使，以经略上游。公元1137年，张浚以金朝的兵，聚于淮上；从兴元出兵，以图牵制。金朝果然分了东方的兵力，用宗辅做西路的监军；宗弼渡江而北，也到陕西去应援。这一年九月里，战于富平，（如今陕西的兴平县。）浚兵大败。于是关中多陷。张浚用赵开以治财赋，刘子羽、吴玠、吴玠以任战守和金人苦苦相持，总算拒住汉中，保守全蜀。（这其间很有几场苦战，可参看《宋史》三人的本传。）

金人既不要河南、陕西，这几年的用兵，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利用他来建立一个缓冲国，使自己所要的河北河东，可以不烦兵力保守。所以这一年九月里，就立刘豫于河南，为齐帝，十一月里，又畀以陕西之地。于是宋朝和金朝战争，告一小结束，宋人乃得利用其间，略从事于内部的整理。

第二节 和议的成就和军阀的翦除

宋朝当南渡之初，最窘的是什么？便是

- （1）盗贼的纵横，
- （2）诸将的骄横。

如今且先说盗贼。当时盗贼之多，前节已说过，请读者自行翻阅《宋

史·高宗本纪》和岳飞、韩世忠、张俊等几个人的传，本书无暇一一详叙。其中最强悍的，是李成、（据江淮湖湘十余郡）张用、（据襄汉）孔彦舟、（据武陵）杨太、（洞庭湖里的水寇）范汝为（在福建）等几个人。都给张俊、岳飞、韩世忠打平，而孔彦舟、李成都降齐。

刘豫既然为金所立，就想自固其位。于是请于金，欲立其子麟为太子，以窥探金朝的意思，到底打算不打算永远保存他这齐国。金朝说：替我伐宋，能胜才许你。于是刘豫就利用李成、孔彦舟的投降。公元1133年，十月，叫李成南侵，陷襄阳、唐、邓、随、（如今湖北的随县。）郢、（如今湖北的钟祥县）信阳，（如今河南的信阳县。）岳飞把它恢复。刘豫又乞师于金。九月，挾懶（穆宗的儿子）带着五万人，和齐兵同寇淮西。〔步兵入淮东，韩世忠败之于大仪（镇名，在如今江苏江都县西）。骑兵入淮西，攻庐州（如今安徽的合肥县），岳飞派牛皋救却之。〕不多时，金太宗死了，金兵引还。先是宋朝很怕刘豫，至于称之为大齐。这一次，知道无可调和。于是高宗从临安进幸平江，起用张浚视师，颇有振作的气象。金兵既退，张浚仍竭力布置。公元1146年，分令张俊屯盱眙，（如今安徽的盱眙县。）韩世忠屯楚州，（如今江苏的淮安县。）刘光世屯合肥，岳飞屯襄阳。高宗又诏谕三军，说要亲征。刘豫闻之，便告急于金。金朝人的立刘豫，本是想他做个缓冲国，使河北、河东，不烦兵力守御的。如今反要替他出兵伐宋，如何肯答应呢？于是刘豫自签乡兵三十万，叫他的儿子刘麟、（出寿春，犯合肥。）侄儿子刘猊〔自渦口犯定远（如今安徽的定远县）。〕和孔彦舟〔自光州（如今河南的潢川县）犯六安（如今安徽六安县）。〕三道入犯。刘猊到藕塘，（镇名，在定远县东。）为杨沂中所败。刘麟、孔彦舟皆引还。于是金人知道刘豫是无用的，并不能靠他抵御宋人。公元1137年，十一月，就把他废掉，而在汴京立了个行台尚书省。

于是和议开始了。和议的在当时，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。（参看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十六《和议》条。）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，却因此而大负恶名，（当议割三镇的时候，集百官议延和殿，主张割让的七十人，反对的三十六人；秦桧也在

三十六人之内，金人要立张邦昌，秦桧时为台长，和台臣进状争之。后来金朝所派的留守王时雍，用兵迫胁百官，署立张邦昌的状，秦桧抗不肯署，致为金人所执。二帝北徙，桧亦从行。后来金人把他赏给挾懒。公元1130年，挾懒攻山阳（楚州），秦桧亦在军中，与妻王氏，航海南归。宋朝人就说是金人暗放他回来，以图和议的。请问这时候，金人怕宋朝什么？要计和，还怕宋朝不肯？何必要放个人回来，暗中图谋。秦桧既是金朝的奸细，在北宋，还怕不能得富贵？跑回这风雨飘摇的宋朝来做什么？当时和战之局，毫无把握，秦桧又焉知高宗要用他做宰相呢？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，正是他爱国之处；始终坚持和议，是他有识力，肯负责任之处。能看得出挾懒这个人，可用手段对付，是他眼力过人之处。能解除韩、岳的兵柄，是他手段过人之处。后世的人，却把他唾骂到如此，中国的学术界，真堪浩叹了。）真冤枉极了。请看当时诸将的情形。

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：金人为患，今已五年。陛下以万乘之尊，而怅然未知税驾之所者，由将帅无人，而御之未得其术也。如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、王玠之徒，身为大将，论其官，则兼两镇之重，视执政之班，有韩琦、文彦博所不敢当者；论其家，则金帛充盈，锦衣肉食；与台厮养，皆以功赏补官；至一军之中，使臣反多，卒伍反少。平时飞扬跋扈，不循朝廷法度；所至驱虏，甚于夷狄；陛下不得而问，正以防秋之时，责其死力耳。张俊守明州，仅能少抗；奈何敌未退数里间，而引兵先遁？是杀明州一城生灵，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，张俊使之也。……陛下……以……杜充守建康，韩世忠守京口，刘光世守九江，而以王玠隶杜充，其措置非不善也。而世忠八九月间，已扫镇江所储之资，尽装海船。焚其城郭，为遁逃之计。（注意！后来邀击宗弼，元风不得动的，就是这海舶。因为要装载资储，又要预备入海，所以不得不大。）泊杜充力战于前，世忠、王玠，卒不为用；光世亦晏然坐视，不出一兵；方与韩昉朝夕饮宴，贼至数十里而不知；则朝廷失建康，虏犯两浙，乘舆震惊者，韩世忠、王玠使之也；失豫章而太母播越，六宫流离者，刘光世使之也。……诸将以负国家，

罪恶如此；而俊自明引兵至温，道路一空，民皆逃奔山谷。世忠逗留秀州，放军四掠，至执缚县宰，以取钱粮；虽陛下亲御宸翰，召之三四而不来；元夕取民间子女，张镫高会。……璦自信入闽，所过要索千计；公然移文曰：无使枉害生灵，其意果安在哉？臣观今日诸将，用古法皆当诛。……（案此疏上于公元1130年，即建炎四年。读者可自取一种编年史，把建炎三四年的兵事参考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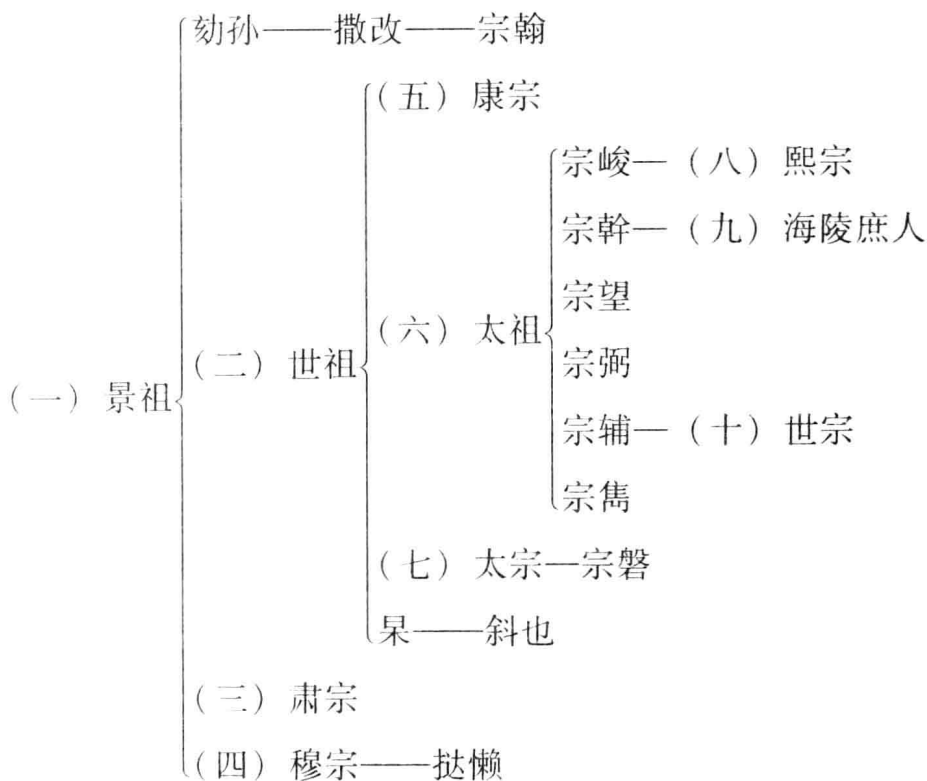
起居郎胡寅上疏言：……今之赏功，全阵转授，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。……自长行以上，皆以真官赏之；人挟券历，请厚俸，至于以官名队。……煮海椎盐之入，遇军之所至，则奄而有之；闾阖什一之利，半为军人所取。至于衣粮，则日仰于大农；器械则必取之武库；赏设则尽出于县官。……总兵者以兵为家，若不复肯舍者，曹操曰：欲孤释兵，则不可也，无乃类此乎？……诸军近者四五年，远者八九年，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，岂皆不死乎？……（参看第五章第三五六节。观此可知当时所有的税入，为诸将分割殆尽。）

上都见《文献通考》卷一五四。马端临也说：“建炎中兴之后，兵弱敌强，动辄败北。以致王业偏安者，将骄卒惰，军政不肃所致。”“张、韩、刘、岳之徒，……究其勋庸，亦多是削平内难，抚定东南耳；一遇女真，非败即遁；纵有小胜，不能补过。”（韩世忠江中之捷，是乘金人不善用水兵。而且利用大船的优势，幸而获胜；然亦终以此致败。大仪之战，只是小胜；当时金人以太宗之死，自欲引归，和世忠无涉；参看《金史》便知。岳飞只郾城打一个胜战。据他《本集》的捷状，金兵共只一万五千人；岳飞的兵，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，总在二万人左右，苦战半日，然后获胜，并不算什么希奇。《宋史》本传，巧于造句，说“兀术有劲兵号拐子马，是役以万五千骑来”，倒像单拐子马就有一万五千，此外还有无数大兵，岳飞真能以寡击众了。以下又铺张扬厉！说什么“磁相、开德、泽潞、汾隰、晋絳，皆期日与官军会”；“自燕以南，金人号令不行”；真是说得好听，其实只要把宋、金二《史》略一对看。就晓得全是瞎说的。十二金字牌之召，《本传》可惜他“十年之功，废于一旦”，

然而据《本纪》所载，则还军未几，就“诸军皆溃”了。进兵到朱仙镇，离汴京只四十多里，更是必无之事。郾城以外的战绩，就全是莫须有的。最可笑的，宗弼渡江的时候岳飞始终躲在江苏，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；《宋史》本传，还说他清水亭一战，金兵横尸十五里，那么，金兵倒好杀尽了。——韩、岳二人，是最受人崇拜的，然而其战绩如此。至于刘光世，则《宋史》本传说他的话，就已经够了。依我看，倒还是张俊，高宗逃入海的时候，在明州，到底还背城一战。）这种兵，好靠着他谋恢复否？

然而既不能言和，这种兵就不能去；留着他又是如此；真是载胥及溺了。幸而当时有一个机会。

原来金朝的王位继承法，（从太祖以前，只好说是生女真部族节度使的继承。）是不确定的。（把王位继承，看得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；除掉合法应继承的人以外，都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意思；这是君主专制政体，几经进化以后的情形。像女真这种浅演的国家，当然没有这种观念。）景祖就舍长子劬孙而传位于世祖；世祖、肃宗、穆宗，都是兄弟相及；（《金史》说都是景祖之意。世祖、肃宗之间，又越掉一个劬孙。）康宗以后，又回到世祖的儿子；（世祖共有十一个儿子，三个是做金主的。）太宗又传太祖的儿子；大约是只凭实际的情势，毫无成法可言的。那么，就人人要“覬觎非分”了。至于实权，这种侵略主义的国家，自然在军人手里。金初用兵，常分为左右两军。其初都元帅是辽王杲；左副元帅是宗望，右副元帅是宗翰。辽王死后，宗翰以右副元帅兼都元帅。（宗翰就有不臣之心。）宗望死后，代以宗辅。这时候都死了。军人中老资格，只有宗弼和挾懒。而挾懒辈行又尊，和内里的宗隲、（右相。）宗磐，（太师领三省事，位在宗幹上。）都有异志。干国政的宗幹、斜也，制不住他。这种人，自然是不关心国事的。于是宋朝利用这个机会，差王伦到金朝去，“求河南地”。（公元1137年二月。）就是这一年，金朝把刘豫废了。十二月，王伦从金朝回来，说会朝人答应还二帝的梓宫，及太后，和河南诸州。（把时间核起来，金朝人是先有还宋朝河南之意，然后废掉刘豫的。王伦的外交，也很为有功，不过《宋史》上也把他算做坏人了。）明年三月里，高宗就用秦桧做宰相，专意言和。十月里，王伦闻着金使萧哲、张通古来，许先归河南诸州，徐议余事。



平心而论：不烦一兵，不折一矢，恢复河南的失地；这种外交，如何算失败？主持这外交的人，如何算奸邪？却不料金朝的政局变了：这是无可如何的事，也是不能预料的事：就能预料，这种有利的外交，也总得办办试试的；如何怪得办这外交的人？把河南还宋，宗幹本是不赞成的，但是拿这主持的人，无可如何。到后来宗弼入朝，形势就一变了。于是宗磐、宗雋，以谋反诛。挾懶以属尊，放了他，仍用他做行台尚书右丞相。谁想挾懶走到燕京，又有反谋。于是置行台尚书省于燕京，以宗弼领其事；而且兼领元帅府。宗弼遣人追杀挾懶，大阅于祁州，（如今直隶的祁县。）把到金朝去受地的王伦捉起来，（公元1139年七月。）发兵重取河南、陕西，而和议遂破。

宗弼入河南，河南郡县多降。前锋到顺昌，（如今安徽的阜阳市）。为刘锜所败。岳飞又在郾城（如今河南的郾城县。）把他打败。宗弼走。还汴京。娄室入陕西，吴玠出兵和他相持，也收复许多州县。〔韩世忠也进兵复海州（如今江苏的东海县。张俊复宿（如今安徽的宿县）亳（如今安徽的亳县）。〕这一次的

用兵，宋朝似乎是胜利的。然而顺昌、郾城，宗弼是以轻敌致败，再整顿前来，就不可知了。陕西不过是相持的局面，并无胜利之可言。持久下去，在宋朝总是不利，这是通观前后，很可明白的。当时诸将的主战，不过是利于久握兵柄，真个国事败坏下来，就都一哄而散，没一个人肯负其责任了。所以秦桧不得不坚决主和。于是召回诸将。其中最倔强的是岳飞，乃先把各路的兵召还；然后一日发十二金字牌，把他召回。公元1201年，和议成，其条件是：

宋称臣奉表于金。（金主册宋主为皇帝）

岁输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。金主生辰及正旦，遣使致贺。

东以淮水、西以大散关为界。

宋朝二十六路，就只剩两浙、两淮、江东西、湖南北、四川、福建、广东西十五路；和京南西路襄阳一府，陕西路的阶、成、秦、凤四州。金朝对宋朝，却不过归还二帝梓宫及太后。

这种条件，诚然是屈辱的。所以读史的人，都痛骂秦桧，不该杀岳飞，成和议。然而凡事要论事实的，单大言壮语无用。我且再引《金史》郿琼的一段话，（见本传。案郿琼是刘光世部下。南渡诸将中，刘光世最骄傲不用命。公元1144年，张俊做都督的时候，把他免掉，以大兵隶都督府，郿琼就叛降齐。）以见当时悦使续战，到底能胜不能胜？

语同列曰：琼常从大军南伐；每见元帅国王，（案指宗弼。）亲临阵督战；矢石交集，而王免胄，指挥三军，意气自若。……亲冒锋镝，进不避难；将士观之，孰敢爱死？……江南诸帅，材能不及中人；每当出兵，必身在数百里外，谓之持重；或习召军旅，易置将校，仅以一介之士，持虚文谕之，谓之调发；制敌决胜，委之偏裨；是以智者解体，愚者丧师；幸一小捷，则露布飞驰，增加俘级，以为已功，敛怨将帅；纵或亲临，亦必先遁，而又国政不纲；才有微功，已加厚赏；或有大罪，乃置不诛。不即

覆亡，已为天幸，何能振起邪？

和议既成，便可收拾诸将的兵柄了。当时韩、岳、张、刘和杨沂中的兵，谓之御前五军。杨沂中（中军）常居中宿卫。韩、（后军）岳、（左军）张、前军、刘右军，都驻扎于外。刘光世的兵降齐后，以吴玠的兵升补，四川离下流远，和议成后，仍用帅臣节制。对于韩、岳、张则皆授以枢府，罢其兵柄，其中三人被召入朝，岳飞到得最晚，不多时，就给秦桧杀掉。这件事，本书篇幅无多，且莫去考论他的是非曲直。（但要注意的：据《宋史·张宪传》，则宪的谋还岳飞兵柄，并不是莫须有的事。）从三宣抚司罢后，他的兵，都改称某州驻扎御前诸军，直达朝廷，帅臣不得节制。骄横的武人既去，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。我如今请再引《文献通考》所载叶适论四大屯兵的几句话，（案四大屯兵就是指韩、岳、张和吴玠的兵。）以见得当时的情形。

……诸将自夸雄豪，刘光世、张俊、吴玠兄弟、韩世忠、岳飞，各以成军，雄视海内。……廩稍惟其所赋，功勋惟其所奏；将版之禄，多于兵卒之数；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，随意诛剥，无复顾惜。志意盛满，仇疾互生。……其后秦桧虑不及远，急于求和，以屈辱为安者，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，浸成疽赘，则非特北方不可取，而南方亦未易定也。故约诸军支遣之数；分天下之财，特令朝臣以总领之，以为喉舌出纳之要。诸将之兵，尽隶御前；将帅虽出予军中，而易置皆由于入主。……向之大将，或杀或废，惕息俟命，而后江左得以少安。……

看了这一段，也可以知道当时的措置，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。总而言之，古人滥得美名，或者枉受恶名，原不同咱们相干，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；然而研究历史，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，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，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（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，近情的事情，去推想糊涂、荒诞的事情的真相）。这么一来，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，其中

都有一个共通之点。得了这种原则公例，就好拿来应用，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。所谓“臧往以知来”。历史的用处，就在这里。说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，譬如后世只有操、莽，在古代，却有禅让的尧、舜；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，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、岳、张、刘。那就人的性质，无从捉摸；历史上的事实，再无公例可求；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。

第三节 海陵的南侵和韩侂胄的北伐

绍兴和议成后，宋朝和金朝，又开过两次兵衅：一次是海陵的南侵，一次是韩侂胄的北伐。

金海陵是一个狂谬的人。乘熙宗晚年，嗜酒昏乱，弑之。从上京（会宁府，如今吉林阿城县南）迁都到燕京，（公元1153年）后来又迁都于汴（公元1160年）想要灭宋，以统一天下。公元1162年，就发大兵六十万人寇。

金海陵兵分四路，（一支从蔡州瞰荆襄，一支从凤翔攻大散关，一支从胶西走海路窥临安，海陵自将大兵，从涡口渡淮）声势颇盛。宋朝这时候，宿将只有个刘锜，叫他总统诸军。刘锜自守楚州，叫别将王权守淮西。权不战自溃；刘锜也老病，不能带兵，退守镇江；淮南尽限。海陵到采石，想要渡江，形势甚险。幸丽金朝内乱起来。海陵两次迁都，都大营宫室；又为伐宋起见，籍民为兵，大括民马；于是群盗大起。海陵却一味隐讳，有提及的人便获罪；于是群下亦相率不言；遂将群盗置诸不顾，依旧出兵伐宋，授甲时候，就有逃亡的。猛安完颜福寿等，跑到东京（辽阳）拥立世宗。海陵听得，要把所有的兵，尽行驱之渡江，然后北归。不期宋中书舍人虞允文奉命犒师，收王权的散卒，把他杀得大败。于是海陵改趋扬州，至瓜洲，（镇名，在如今江苏丹徒县西）为其下所弑。金兵北还。宋人乘机，收复两淮州郡。又东取唐、邓、陈、蔡、海、泗，西取秦、陇、商、虢诸州，兵势